

梅仙觀記

梅仙事實

勸二

仙壇觀道士楊智遠編

昔梅仙君河南壽春府人名福字子真乃西漢成帝時受命洪州南昌縣尉居官清節志厭浮華每以恤民為念未嘗加鞭扑於民時值王莽作亂僭竊神器王鳳專政浸感火異數見群下莫不言禍不忠天下生靈坐於塗炭乃奮忠義之氣上災異書以陳治亂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商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跡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與言也昔高祖納善如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止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

梅仙觀記

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無道削仲尼之跡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武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廣茂安賜不須爾

是以天下布衣各屬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街嚮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武帝聽用其計昇平可致於是積尸累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聞而起者曷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牽蹈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無逃匿之意此皆輕重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草野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

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嚮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

下條賞國家未衰燦然可觀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俊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東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網以為漢馱除倒持太阿披斃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武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駢驥於市而不可得亦以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公召天王齊桓用其辭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黑白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

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爭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有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順承上旨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之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矢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直臣而矯朝朝及至陛下下職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歎御十月之歌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

諱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蝕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

秋水災矣與比數陰嵐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杜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

前二

四

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無若火始庸庸執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又言國舅主事帝俱不納復建三統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竊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巨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墮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逸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墮人以自塞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

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言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今孔

前二

五

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歛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帝亦不報於是有歸休之志焉乎所謂臣之於君再三諫而不從則逃之此豈虛言哉遂解衣掛冠東都門納官棄妻子去九江恐國舅攝之易姓名為具門市卒以保其身厥後求師慕道訪山採藥多隱名山廣谷之間嘗與張

張

留侯子房執版唱無主曲以快其情也訪厲
蕩諸山即會稽之南也遊南閩入支提山修
鍊數年未就為尼所觸憤然曰靈丹九轉愈
久愈精何厭成功之晚遂入仙霞山即武夷
之東也徬徨乎無人之境逍遙乎塵埃之外
猿啼古木虎嘯幽岩有竹曰瘦腰有草名黃
芽靈苗異種雜然莫能盡識遂依岩結庵墜
心苦志辟穀食松慕學神仙積有年矣每望
閩粵間有紫氣頗異復往建城立壇修鍊未
幾一日山色溟濛煙霞滿室瑞氣浮空紫雲
蓋覆於山頂天樂嘹唳有一神人語福曰空
洞仙君至須臾仙樂近仙君臨福拜而迎之
仙君曰念子學道志堅吾故下臨授汝外燒
內鍊還返大丹之法九老山都濟世之文汝
可擇名山依法修鍊方得成仙言竟而梅君
謝馬彩雲散空天樂自鳴仙君乃隱隱而去
梅君精祝天文數日下山行濟世之法無不
靈驗初至雞籠山修鍊被尸鬼相魔次至毛
竹洞夜夢神人曰此山非先生修鍊之所遂
入演仙山修鍊又為野火所燒繼往玉華山

修鍊昔神人居焉方欲修鍊而羣賊四起次
至烏石山修鍊燕婦觸之梅君嘆曰道緣淺
薄障魔羣起遂再行濟世之法數年至劍江
西嶺修鍊一日祥雲瑞氣覆於山巔開戶視
之乃道師空洞君降梅君拜而迎之告道師

曰弟子恭依師旨廣行濟世之法遊歷名山
修鍊多為魔苦適至於此道師曰汝之道緣
在飛鴻山也再授汝八神却魔靈丹乃召二
光童子控赤駿白馬於山前君可急乘馬領
童至飛鴻山精修成功之日吾當舉汝使汝

骨像同昇也言訖道師隱於雲中梅君遂乘
馬領童至飛鴻山卓庵修鍊千日神遊體外
丹光燭天而道成矣遂開爐山丹一丸祭天
天神收之一丸祭地地神護之一丸自服眼
訖拜謝天地畢地神奏於三官三官奏聞天

闕言西漢梅福成道於飛鴻山梅君乃乘白
馬領童欲回九江二童馬前撫掌吟詩隱於
山溪巨石之下須臾紅光射日紫霧漫空甘
露天花一時飛降雲中仙樂嘹唳金童持節
玉女執旂力士控鷹侍仙捧詔向梅君曰天

闕詔下令汝乘鸞上昇梅君拜謝天恩棄馬
乘鸞昇天而去白馬墜於水中自後飛鴻山
號曰梅仙山是也山之西有陸馬洲三十里
有遺鞭著山山之下有登仙里山之東溪有
逃童石駮馬渡山之側有甘露源山之後有

天花嶺石上有花跡自後鄉人號曰癩石嶺
是也至今丹光隱伏猶存山根有梅君道院
崇奉香火自後浮屠占之為居址棄仙像塑
佛像改名觀音院將梅仙像移入開山堂安
奉郡之民相傳只呼梅仙院不從其額其院

中有護法五聖公顯靈立廟院側人只呼作
梅君廟梅君同名乃仙聖跡也自漢至今
歷二十二丙寅矣自元始中至今貞元二年
丙申計壹千二百五十九年不泯矣時依建
寧府梅仙堂傳本披有梅山鍊丹之所故云

爾

碑文

梅先生碑

漢成帝時綱紀顛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

唐世東漢靈芝後戶部郎中梅山先生靈芝

三夫火政須去而劔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觸天子網突倖臣牙止於噓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至於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攬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烏乎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予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今南遊復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也

書梅先生碑陰 大山蕭山明

豐城梅仙山道觀有梅先生碑唐詩人羅隱文也昨觀與碑俱燬道士熊應祥叶力鼎新之碑再立友羅永之來委予書之問之曰君昭諫遠孫揚前人文勤如是為楷書竟思漢事追嘆之烏乎天欲福漢之天下故生一福之賢界之漢棄天福乃棄人之福兩自棄

是自禍也金鐵交飛天無如漢何老鳳變妖漢亦無如新之移漢何烏乎失士則亡得士則存存以從諍亡以玩言壯哉氣節貫于乾坤視我泥土藏我璵璠離漢去坐隱其市門馳跡仙路訴情帝閣泯泯者劉長空無痕永水者梅徇祠共尊祠碑可灰仙道不燔青瑤重鐫可字可捫胎諫有知醒如冰菟子真如生日月不昏咸淳六年歲在庚午六月朔

書梅先生碑後 小山蕭素來

讀昭諫碑非惟得先生心抑增先生氣今梅壇在處有之尊其人故多其祠蘇長公有云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耶

宋初誌 尚書省牒

中書省奏尚書省送到祠部奏據太常寺狀准送下鎮南軍軍狀據豐城縣中勸會到宣風鄉南岐里梅仙壇觀委是國家逐年祭醮每遇水旱人民祈禱皆有感應委得詣實州司檢會昨據梅仙壇觀道士楊智遠狀本觀元係漢朝梅福遺跡之所古壇丹井庵基見

存觀宇已是漢代興建名垂典祀乞奏闡賜真君名號州司所據前項申述切以福之偉節忠論布在史策可考而見晚避逆莽棄妻子去九江全性具市門世傳以為仙今遺跡具存觀宇嚴飭水旱疾病有禱即應伏望持賜寵號以稱遠民祈報之意會到本州自來只稱呼梅真人當寺參詳漢朝梅福真人加封申候指揮本部今據太常寺狀伏候勅旨

加封

牒奉勅梅福在漢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於遺俗高蹈世傳為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濟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恩宜特封壽春真人牒至准勅故牒元豐五年七月

尚書禮部 勸會近據尚書省送下鎮南軍軍豐城縣梅仙觀漢朝梅福勅封壽春真人其勅牒令本觀收掌及差

官姓彼精皮祭告及造牌額安掛已符本處
具已施行及收管

勅牒文狀申省去訖今來多日未見回申須
議催促鎮南軍主者詳前去今來符內事理
疾速回申不管准前稽遲符到奉行元豐五
年八月

洪州

元豐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准本年七月二十
九日太常寺牒准尚書禮部符准元豐五年

七月十八日尚書省送下畫黃中書省奏尚

書省送到祠部奏據太常寺狀准送下鎮南
軍奏狀據豐城縣申勅到宣風南岐里梅仙
壇觀委是國家逐年祭醮每遇水旱人民祈
禱皆有感應委是詣寶州司檢會昨據壽聖
梅仙觀道士楊智遠狀本觀元係漢朝梅福
遺跡之所古壇丹井庵基見存觀宇乃是漢
代興建名垂典祀乞奏聞賜真君名號州司
所據前項申述切以福之偉節忠論布在史
策可致而知晚避逆莽棄妻子去九江金性
兵市門世傳以為仙今遺跡具存觀宇嚴飾

梅仙觀記

水旱疾癘有禱輒應伏望特賜寵號以稱遠
民祈報之意會到本州自來只稱號梅真人
當寺參詳漢朝梅福真人加封中候指揮本
部今據太常寺狀伏候勅旨今月十四日奉
聖旨如前應有合行事件檢會舊例施行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已降勅命封號訖七

月十八日未時付禮部依舊指揮施行仍
關合屬去處太常寺主者詳畫黃指揮應有
合行事件疾速施行符到奉行牒到請詳前
項尚書禮部符內聖旨指揮施行者

勅梅福在漢朝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
事其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於遺俗
高蹈世傳為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
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光
靈不泯其服朕思宜特封壽春真人元豐五
年九月

洪州

所准尚書禮部符內詳畫黃指揮差官性
豐城縣壽聖梅仙壇觀精虔祭告勅封壽
春真人及造牌額安掛其所降到勅牒令
本觀收掌訖具已施行收管文狀申省者

右具上件牌額州司製造用金貼字號已於
今月十九日了當交付本觀道士歸觀及差
人責祭文一道前去外帖豐城知縣張長官
仰照會候到依時尚書禮部符內前項指揮
速便前去本觀精虔祭告及安掛牌額訖具
事狀申州元豐五年十
月十九日

勅朕嚮巡狩於南國以豫章為東朝母后率
掖庭而行舟楫冒風波之險凡所經涉必有
護持爰錫褒恩以答神貺洪州豐城大江北
岸梅福昇仙壇觀壽春真人正諫不用高名
獨存憫漢室之不綱去其市而不返既嚴祠
館亦賜封名茲復益於美稱益以敷於新渥
其款異眷用慰平生可特封壽春吏隱真人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元豐五年十
月十八日

題詠

梅先生贊

梅仙子真補吏南昌去求假傳爰貢卓囊指
世陳政厲志竭精美高軀泰斥鳳伸章謂當
察景亡失其柄尤矣多士為國重器衆賢聚
朝人斯長忘何以徠之道在砥礪戴鴻遭害

仁鳥增逝母為按圖求驥於市爰迷孔裔宜
後成滄綿嘉崇德自我推明由鳳及莽遂解
漢網防之無及吾言有微遊將遠遊乘雲帶
卿

題梅仙館

孟水部賓于

仙界路遙雲縹緲古壇風冷葉蕭騷後來宜
合言淹滯一尉昇騰道寓高

梅先生故居

黃太史庭堅

具門不作南昌尉上疏歸來朝市空笑拂巖
花問塵世故人是國師公

寄梅仙觀楊道師

蘇黃門傑

道師住在真人峯欲往見之路無蹤去年許
我入城市塵埃暗天待不至莫性莫來勞我
心道書寄我千黃金罽衣肉食慮謀短文字
滿前看不見口傳指授要有時脫去羅網當

見知梅翁漢朝南昌尉手摩龍鱗言世事一
朝拂衣去不還身騎白麟鬚紅鸞我今雖復
墮塵土道師何不與我語他年榮足授名山
相逢拍手一破顏

題梅仙館

楊次公傑

天下人心愛至志天心還與世人同自生羽
翼三清去不獨丹砂九轉功漢代變名遊越
國道家遺像立蕭公石壇正是飛昇處老鶴
一聲松檜風

題梅仙觀

洪龜父用

炎靈夫其御四海無安稅烏乎梅南昌脫履
元始歲小臣披肝膽官掖事嚴秘上書竟渺
茫棄擲江湖外一朝厭蝸角萬里寄鵬背向
來被青上此事美無對到今瑤池地風露翔
孔翠仰瞻神界遊千載想生氣願為龍鱗嬰
勿學蟬骨蛇

題梅山

陳闌

先生吏隱寄南昌千里來尋物外御汲水尚
憐春井泚藏丹猶發夜壇光鶴歸華表人何
在犬吠深雲日自長我擬重來訪遺跡手摺
筇杖少徜徉

題梅仙館

朱令粹

書投北闕言無用吏隱南昌寄此間身陟九
霄歸紫府名垂千古寄青山夜壇星斗誰瞻
仰晚殿雲煙自往還幾疊高峯人罕到分明

真境異塵寰

乙卯禱雨梅壇

嚴令粹

大隱清名格帝闈真人新寵繁王言南昌補
吏官雖小北極通班道更尊揀疏不容強漢
室仙風聊復傲具門我來物色朝元處山逸

星壇水遠杖

題梅壇

臨川今呂防

封事悠悠即掛冠蒼煙古木鎖空壇當時不
識蓬萊客祇作南昌一尉看

題梅仙觀

嘗讀子真傳掩卷屢長嘆如何忠正資適在
元成間危言論時政條暢窮根源直節破姦
膽憤氣衝儒冠上書輒報罷九九慚齊桓是
時公卿輩曾不為厚顏雄文燦方冊至今日
星攢深機識禍福拂衣九江千一朝棄妻子
變姓抱具關位卑而言高自古為尤難斯人
能保身出處何其艱繫子偶得邑駕言謁仙
壇壇側千丈松凜凜清風還壽春下新詔高
蹈翠琰刊壁間羅隱記中理極可觀當年康
樂公遊覽過名山云何此佳蹟未被金石言

真人久悵望佇看西飛鸞

題梅仙觀

馬內翰子才

漢網解宏紐國命移權臣太阿有神鋒顛倒
柄在人公卿雖滿前有語各自吞張禹為帝
師此是禍亂根天子辟左右決機在一言不
為社稷計祇乞兒女恩上方斬馬劍當時負
朱雲谷永對直言天庭策災氛陰謀助元惡
歸於昭陽嬪豺狼自此縱白晝當路蹲先生
當是時上書叩帝闕耿耿禍福語皎皎星與
辰天門鎖九重一門萬夫屯小臣江湖心何
由達至尊賊莽果盜國忠烈遭烹焚先生變
名姓為卒吳市門浮雲去無蹤世人以為仙
蓬山在何處此事且勿論但愛清風高凜凜
久益新我來拜遺像舊宅荒基存元豐發新
詔玉牒封壽春老松益勁色歲飽霜當痕直
上絕頂壇天風吹衣巾細讀壁間書頗喜羅
隱文恨歎有硬語使我氣益振四視飽食徒
茫茫如埃塵

寄題梅壇

御史將之奇

昔我承乏江西官豫章聖跡無不觀如何復

梅仙觀記

有此遺恨獨我不到梅仙壇梅仙壇在豐城

界真風爽氣埃塵外當年補射向南昌才譽

雖高官未大漢成帝時網紀壞先生諫書至

子丹前權王章矯曲朝戮及妻子仇黨快羣

臣知非不敢爭遂令天下言為戒烏乎此語

誠甚危讖切權強何慷慨借令觸突俾臣牙

嗜一羸單未為害公卿大臣噤不吐彼為私

謀安足怪正人在下吁可悲變名吳市復誰

知元豐勅書為旌表故庵丹井存遺基壽春

真人錫顯號稱其高蹈與俗遺先生雖不遇

於昔而遇於今蒙獎飭令丞作書譽忠直潛

德幽光輝無極

題梅山

天師張景先

作尉南昌日投書北闕頗忠言不悟主直節

恥為臣漢室多灾異具門念隱淪掛冠忘寵

辱蒙袂出埃塵虹屈英雄氣鷗羣自在身永

懷三洞訣高謝九江春擇地開仙館看雲剪

毒巾玄臺秋步月虛室夜礙真無塵生芳草

留年養大梅碧苔香不斷青馬性偏馴太液

刀圭說中黃道路新武夷空墜馬郁木竟棲

神絳節雖朝帝靈波高濟民一石傳舊史千

古事嚴裡瑞氣生仙藥清風付羽人壇遺金

鼎像并鎖玉華津地接洪崖府溪通劔水濱

鶴歸雲幷撒龍起石麟皴已悟身為惠元期

德有隣青山不忘我今日是天親

題梅山

范仁仲

袖凜權姦劔拂霜奈何不報疏三章南昌一

尉孤忠日西漢諸王百沸湯便覓赤松為伴

去何求青史把名揚想疑九轉丹成後憤吐

精衷訴玉皇

說到神仙事渺茫壽春亘古此靈塲松邊白

隱千年鶴嶺外紅拖幾夕陽霞馭月寒時弄

影斗壇風冷夜聞香先生不必真人疏自與

乾坤共久長

題梅仙觀

陳蕺一

進了忠言隱姓名萬年香火此山靈可憐沉

醉功名者血涂成陽喚不醒

題梅壇

左蜀王時彥

梅耐孤忠揭芳名千古傳官早真意隱心正

即神仙敢諫憂時切為巨願主賢旌陽稱令

尹對峙是丹泉

題梅仙壇

清江劉寬平

吏隱清風幾百五
長松脩竹滿壇前
漢皇若聽三書諫
未必先生便肯仙

題梅壇

火德中微否未傾
朝陽一疏鳳先鳴
如公忠論能旋聽
彼莽姦謀未可成
萬古仙名香宇宙
幾人遠臭腐公卿
至今風吼松聲怒
似為先生訴不平

王伯範

朝噴仗馬夕箋天
漢事于今已幾年
一片孤忠應尚在
定須耿耿斗牛邊

宿梅仙壇

張廣漢

夜宿梅壇境山寒
萬籟空無才供吏
隱有夢憶仙翁石
齒含殘雪松髯奮
急風電煙如可

物二

十八

紙跨鶴問鴻濛

題梅壇

鍾統

萬松護嶺與天齊
中有真人舊隱棲
井冷尚留丹采暖
壇高近拜斗星低
回思漢事成惆悵
悵浪費今人高品題
我欲從之無路去
同昇

不似許仙雜

胡發

忠肝一點炳如月
世事難將道眼看
駕取雲輶昇斗府
惟遺巖壑拱仙壇

遊梅壇有感

臨川吳季元

小立仙壇挹斗箕
著身高處覺天低
南昌吏隱清風在
喚醒時人局面迷

廣梅山壁間韻

古軒鄧夢杰

愧我身名墮褐冠
無因安得到仙壇
子真雖隱名難隱
萬古高風凜凜寒

題梅山

東嘉趙必種

一隱吳門訪此山
深憐漢鼎尚多艱
片言倘得回天聽
未必仙名滿世間

題梅壇

曹仙家

漢代梅君此鍊丹
古壇翠馭鮮花斑
目窮鳥道青天遠
柄轉松陰白日閑
煙隔樓臺分象外
風吹鐘磬落人間
不知乘詔冲丹後
幾度飛鸞到舊山

新昌張異

上疏歸來日已西
山中旋製辟蘿衣
謀身豈

為金丹祕去國
應知火祚移風露
滿林輝幾

蛻松杉遠屋鶴
孤飛辨香僕僕
非公願自有

忠誠天地知

古樹枯藤知幾
年衣冠來此豈
徒然波濤平地
難回首風雨深
山且熟眠吾道
有靈終用

世此心無愧可
通天功名分定
從吾好未許

驅馳效執鞭

立春寄梅壇楊逸老 范太平

仕路蹉跎又見
春區區深厭走
紅塵未能解脫
無窮事長憶逍
遙自在人瓦釜
汲泉朝灌

藥羽衣濛露夜
朝真灑然物外
清虛境呼吸

淳元養氣神

題梅壇毛慶甫雲悅樓 蕭泰來

樓立梅峯取上
頭日隨元氣與
浮游道心快活
雲心似飛去飛
來得自由

一收二百里間
雲詩几琴窻總
向君獨樂何

如同樂好闌干
欠著老夫分

題梅山雲悅樓

約山朱行父

和衣高卧白雲
堆門倩雲封不
妄開留向山中
自娛悅莫教一
片出山來

自室陳杰

白衣蒼狗無情物翻手悲歡變古今輸與道人長快活看渠起滅不關心

後林李義山

雲本無心悅者誰華陽去後少人知欲分半席無因到一片飛來是覓詩

蜀人王時彦

一生活計一身閑日與白雲相往還五百年間知此味華山去後到梅山

林隱羅水之

曾讀楊詩識懶雲只今雲悅即雲孫龍無怒色常歸匣鶴有懼顏獨守門春態樂尋吟客伴心閑喜共野人言要知出岫晴方好樓外蒙濛煙雨昏

初堂胡宏子

世人之所悅多在紛華間毛仙得趣處白雲滿青山飛樓俯空曠登眺長怡顏迹與雲俱高心與雲俱閑八極梅真人乘雲相往還我亦懶出岫時歸坐雲間清吟抱幽獨何當共凭闌

崔次周

仙人好樓居天上多瓊樓祥氛結紫炁磅礴常周流道人仙之裔居然梅山頭山頭聳百尺日與雲從游靜觀內景緣繞雲氣浮軒豁把西爽天淨雲影收倚闌暢今情筆視雲煙稠領客譚又玄滿吸雲腴甌不用分半間盤結任相謬怡然自可悅澹然亦何求悅則動靜隨呼吸聽去留我欲乘之叩太虛相與上下追仙旂鞭鸞管鳳汗漫去下視八表揮斥凌九州

鍾說

我匪悅雲雲悅我雲子與我一無心知君只愛雲中隱不肯出山無處尋

李君式

無心出岫道人閒身在虛無縹緲間可惜雲霓人在望捲將雲雨入梅山

題梅山

薛脩竹

薛荔壇高秋十分漢時笙鶴杳無聞平明一覺西風夢吹落人間半是雲
梅仙觀記

金華赤松山志序

鞠三

余自齠齔慕希夷氏之風觀為葛天氏之民家寓松山之左耳所聞目所見凡亦松子二皇君得道之由來雖未能詳知而歷貫亦已默契乎胸中矣遂捨家辭父母來投師資學自承恩備冠裳未數積今四十餘年晨香夕燈未嘗敢懈每靜坐長靖中無他念想惟恐靈蹤仙跡無以啓迪後人耳家山舊有刊本事實歲久而磨滅不存余曰既為二皇君之子孫忝冲和先生之餘裔其可使祖師之道不顯乎乃採摭源流舉其宏綱撮其機要定為一編號曰赤松山志俾來者有可考焉若夫神仙傳記之所錄經典碑銘之所載父老之所傳風月之所詠觀乎此則不待旁搜而後知之也偈曰掛一漏萬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則負罪其奚以文松山羽士竹泉倪守約序

按傳記云耶人徐氏遇而得仙徐氏今曰坐天真人其基之所今曰基蓋其所由來者前矣真人既遇赤松子乃隱匿名字齊迹於上霄後非洞天之左而修煉靈元卒能果空即氣實于帝庭真人既不昧世故時代亦不可考然流播一方民到于今受

其賜修練之所今日畫屏亦曰條公畫真
人之桐官中及某畫畫屏供有桐馬凡遇
祈禱字輩必迎奉香火求請聖水
每歲一郡士民祭祀日以為常

金華赤松山志

二皇君

丹谿皇氏葵之隱姓也皇氏顯於東晉上祖
皆隱德不仕明帝太寧三年四月八日皇氏
生長子諱初起是為大皇君成帝咸和三年
八月十三日生次子諱初平是為小皇君二
君生而穎悟俊拔秀骨有異相小君年十五
家使牧羊過一道士愛其良謹引入於金華
山之石室蓋赤松子幻相而引之小君即煉
質其中絕棄世塵追求象罔且謂朱髓之訣
指掌而可明上帝之庭鞠躬而自致積善累
功踰四十稔大君念小君之不返廵歷山水
尋覓蹤跡而不得見後於市中復遇一道士
善卜就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非
卿弟耶遂同至石室此亦赤松子幻相而引
之兄弟相見且悲且喜大君問曰羊何在小
君曰近在山東及大君往視了無所見惟見
白石無數遂謂小君曰無羊小君曰羊在耳
但兄自不見使俱往山東小君言叱叱於是
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今卧羊山即是其所

大君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小君曰
惟好道便得大君便棄妻兒留就小君共服
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日中無影
有童子之色修道既成還鄉省親則故老皆
無在者今石室之下有洞焉蓋二君深隱之
祕宮也二君以服脂茯苓教授弟子南伯達
等其後傳授又數十人得僊神僊傳曰二君
得道之後大君號魯班小君亦號赤松子此
蓋二君不眩名驚世故詭姓遁身以求不顯
此乃祖述赤松子稱黃石公之遺意也二君
道備於松山絕頂為煉丹計丹成大君則鹿
騎小君則鶴駕乘雲上昇今大黃山即是也
二君既仙同邦之人相與謀而置棲神之所
遂建赤松宮偕其師赤松子而奉事焉名學
其道者而主之自晉而我朝香火綿滋道士
常盈百數奉之心未有涯也按仙錄南嶽衡
山太虛真人得道處玉帝命小皇君主之賜
神姓崇名營疏司天主世界分野奉廟淳熙
十六年封大君為沖應真人小君為養素真
人理廟景定三年加封大君沖應淨感真人